

源起的學會社

著經序陳



學大南嶺

行印所究研濟經會社南西

嶺南大學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專刊乙集第二種

社會學的



陳序經著

社會學的起源

一

社會學 *Sociologie* 這個名詞，最先見於孔德 *A. Comte* 的實證哲學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孔德的實證哲學，分六巨冊。第一冊刊行於一八三〇年，第六冊出版於一八四二年。從第一冊至第三冊，孔德沒有用過社會學 *Sociologie* 這個字。他在這三本冊裏所用的，是社會物理學 *Physics Sociale* 這個字。在第四冊裏（頁一八五），他才開始——而且很忽然的用社會學 *Sociologie* 這個名詞。爲什麼他要用這個名詞，他只在同頁的註腳裏，略爲說明。他的意思，大概是這樣：

從此以後，我想大膽的用這個名詞（社會學）。這就是正與我所已引用的「社會物理學」的詞意一樣，使能以一個單名來指明自然哲學中的「必要」部分，這就是關於社會現象的根本原則的實証研究。我從來對於新字的應用，是有相當慎心的，而且還常常懷着反對使用新字的習慣；不過爲着適合於這部書的特別目的，而需要這個名詞，我希望在這裏能得到寬恕。

我手裏所有的法文本實證哲學是一八六九年所刊行的第三版。第一與第二版，現在很

不易找到，所以第三版是比較常用與普通的版子，裏面有他的門徒利特累 Littero 的一篇長序。實證哲學第四冊裏有著者的廣告，是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寫的。大概這本冊就是這一年或這一年以前寫的。第三冊據說是一八三五年九月寫好，所以「社會學」這個名詞，大概是 在一八三五年至一八三八年之間用的。

大體上，孔德的實證哲學是要把人類整個智識，作一個系統的敘述。但是他在第一冊的緒言（第一講）裏告訴我們，他寫這部書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想建立一種新科學，這就是社會學，或社會物理學；因為他覺得這種新科學，是最需要的科學。我們知道實證哲學共分六巨冊，前三冊是關於算術、天文、物理、化學及生物學等的敘述，而後三冊則專為研究社會學。從此可以明白他對於社會學之特別注意。事實上，我們也可以說，前三冊是為着陪襯後三冊而作的。

孔德分人類的智識為三個時期：一為神學，二為哲學，三為科學，或實證，這就是他最有名的進步律。他覺得社會學尚未超出哲學的範圍，然他却相信將來可以成為科學，這也就是他之所以列社會學在科學分類裏的原因。孔德以為算術為一切科學的基礎，除算術外，又可分為兩大類，一為有機的，一為無機的，天文、物理與化學是屬於前者，生物學與社會學是屬於後者。生物學的目的是研究個體，而社會學的任務是研究團體。社會學的成立是科學發展到完備的地位的最重要與最顯明的表徵，社會學的發生比任何種科學為

遲，這是因為社會學所研究的對象是最複雜而且最依賴於其他各種科學——算學，天文，物理，化學，生物。質言之，這些科學尚未發展到完備的地位，社會學是沒有法子發展。所以在社會學尚未成立之前，科學免不了尚缺乏一重要份子。照孔德的意見，在他自己的時代，各種科學已經發展到相當的地位，所以社會學的成立先決條件，也正齊備，所以我們應當進一步而建設與研究這個新科學。

孔德以為社會學可以分為兩方面：一為靜的社會學，一為動的社會學。前者是研究社會的組織與秩序，後者是研究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前者是要找出社會的動作以及其關係的法則，而後者是要找出社會逐漸發展的法則。

孔德以為動的社會學的研究，尤為重要，所以在他這部書裏的後半部，特別注重於這一點。

孔德既創了「社會學」這個名詞，同時又給這個學科在科學中一個重要位置，與指明出這個新學科所應研究的內容與途徑，所以後來一般研究社會學者，多以為社會學是始於孔德。比方：繼孔德而研究社會學最著名的，要算英國的斯賓塞爾 Herbert Spencer。他在自傳及他種著作裏，對於孔德所用社會學這個名詞，雖很不滿意，然他始終沿用這個名詞。因為他覺得：一來這個名詞已經沿用，二來沒有較好的名詞來代替；他在表面上雖反對孔德的科學分類，然骨子裏並沒有什麼衝突；他不但不反對社會學之列入科學分類，

而且極力指出社會學的科學性。他又以為社會學所研究的對象是社會的構造，功用，起源與發展，正與孔德所謂靜的社會學與動的社會學，有了相同之處，而且兩者對於社會的動的方面，都很注意。質言之，斯賓塞爾在其著作裏所給我們的印象，是社會學乃由孔德而成立的。

此外如德國的舍夫雷 Schaeffle，美國的華德 Ward，奧國的古姆普羅維赤 Gumplo-wicz 等，都有這種見解。舍夫雷在他的巨著社會機體的構造與生活 Bau und Leben des Socialen Koerpers (1875) 一書裏，說孔德是社會學的先鋒。華德在他的名著動的社會學 Dynamic Sociology (1883) 裏劈頭就很肯定的說：社會學是始於孔德。同樣古姆普羅維赤在其社會學綱要 Grundriss der Soziologie (1885) 裏也以為建立社會學的榮譽，是應該給與孔德。

孔德寫實證哲學的重要目的，既是建立社會學，而好多在社會學上有權威的學者，也都承認社會學是始於孔德，所以自從孔德以後到歐戰的幾十年中，社會學者對於社會學的起源這個問題，很少討論。

可是二三十年來，大概一方面因為研究社會學史的人，逐漸增加，一方面因為中歐而特別是德國社會學的發達很速，對於社會學的起源這個問題，研究的人，也因之而逐漸增加。不但專篇論文之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已經有了不少，就是關於這個問題的專書也有

了。此外這個問題的討論之散見於各家著作的，也隨處可見。可惜目下能把各種關於社會學的起源的不同的意見，來做有系統的研究，據我所知道的，尚不容易找出來。維色「V. Wiese 在其社會學 *Soziologie: Geschichte und Hauptprobleme* (1926) 與哈特曼 Hartmann 在其社會學 *Soziologie* (1933) 中雖有多少敘述，可惜在這兩本小冊裏所說的，太過簡單，而且有了很多的遺漏。

我覺得這個問題，不但在它的本身上有了研究的價值，而且在社會學上，也可以說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是與社會學的對象，範圍，以及其發展，派別，以至與其他的學科的關係，都有密切的關係。我們可以說，社會學家對於這個問題如果沒有完滿的答案，那麼社會學上的好多根本問題都不容易得到相當的解決。

從一方面看起來，社會學者對於社會學的起源這個問題的特別注意與熱烈討論，是社會學發達的表徵；但是從別方面看起來，這也可以說是社會學上的根本問題，愈趨於複雜的反映。我們上面已經說過，從孔德到歐戰的時期，社會學者對於社會學的起源這個問題，很少討論，這不只是因為大體上，大家都承認或默認社會學是始於孔德，而且是因為大體上，大家都跟着孔德對於社會學上所指示的範圍與途徑去研究。這是從斯賓塞爾、華德以至歧丁斯 Giddings 的著作中，都很容易看出來。現在既有人懷疑社會學始於孔德的見解，那也可以說是他們對於孔德所指明的社會學的範圍與途徑，也發生了懷疑，而別

持異議。有些以為孔德不是社會學的唯一創始者，有些以為孔德所建設的社會學，老早已有人建設；又有些以為孔德只是預測社會學的誕生，而非創立社會學，更有些以為孔德在實證哲學裏所討論的東西，簡直不是社會學等等，都在此時出現了。

質言之，他們所討論的要點是：甚麼是社會學？社會學者對於社會學的對象，意見本來繁雜，所以一般初學社會學的人，見到汗牛充棟的社會學的著作內容，參差各異，好像是墜入五里霧中。現在我們從各家對於社會學的起源這個問題的討論裏，愈覺得社會學上的根本問題，不易解決，因為各人對於社會學是什麼的問題的解答不同，他們對於社會學的起源的意見，也往往隨之而異，我所以說社會學者對於社會學的起源這個問題的特別注意與熱烈討論，是社會學上的根本問題愈趨於繁雜的表徵，就是這個原因。

社會學上的根本問題的愈趨繁雜，固是社會學上的一大缺點，可是從學術研究方面來看，也未嘗不是一種好現象。原來某種學術的進步，是依賴於學者對於這種學術的根本問題，能夠特別留意，而加以熱烈的討論的。社會學是一種發展較遲的學科，從孔德用社會學這個名詞到現在，雖則有了一百年，然而在斯賓塞爾的社會學的研究 *The Study of Sociology* (1872) 未發表以前，除了英國的幾位學者，如琉埃斯 G. H. Lewes，換利俄特 George Elliot，彌爾 J. S. Mill，馬爾提諾 H. Martineau，佛來特布利哲斯 G. H. Bridges 與斯賓塞爾外，不但在德在美，很少有人加以留意，就是在法，也沒有什麼很大的影

響。好多歐洲人每每以為社會學是美國的科學 American science；其實社會學之在美國的發展，也不過是五十年左右的事。華德 L. Ward 的動的社會學雖刊行於一八八三年，然而這部名著發表後好多年，很少有人過問。社會學本來是從歐洲輸入美國的，而歐洲人偏偏要說是美國的東西，歐洲人對於社會學，少有興趣，可以概見。然而二三十年來的情形有些不同了，六十多年前，斯賓塞爾希望得到迪陪 Lord Derby 的幫助，而在英國的大學得到一個社會學的講座，在那個時候，只是一種夢想，現在已經實現了。至於德國方面，二三十年來的社會學的發展，更是顯明。敦尼斯 F. Tönnies 在六十年前所刊行的團體與社會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差不多經過三十多年，很少有人注意，然而二三十年來，重版到六七次之多。此外我用不着多舉例了。大概是因為研究社會學的人逐漸增加，所以對於社會學上的根本問題，加以檢討的人，也因之而增加。我所以說社會學的起源這個問題之能得到社會學者的特別注意與熱烈討論，是社會學發達的反映，就是這個原因。

二

我在上面已經說過，自從孔德以至歐戰時期，社會學者對於社會學的起源這個問題，很少討論，這當然不是說完全沒有人留意這個問題。事實上，孔德未死以前，德國的摩爾 Robert von Mohl 對於這個問題，好像已經留意。摩爾是德國十九世紀一個最著名的

政治學者。他在一八五一年發表了政治學與社會學 *Die Staatswissenschaften und die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en* 一文於政治期刊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這篇文章後來收入於他的巨著政治學歷史與文獻 *Geschichte und Literatur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1885) 的第一冊裏。在這篇文章裏，他很明白的指出社會學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en*) 的需要及其起源。

照摩爾的意見，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從來就有不同之點，換句話來說，政治生活不能包括社會生活。政治學所研究的是政治生活，而其具體的對象是國家。摩爾雖承認國家在範圍上所包括的也許很廣，可是人類的生活的內容，並不完全隸屬於這個範圍之內，從個人到國家的中間，尚有各種生活，各種團體；這種生活，這種團體，既不一定是從國家而來，也不一定為着國家而存在。其實各種生活，都有各種生活的特殊意義，各種團體，都有各種團體的特殊目的。

這些有別於國家的團體生活，或社會現象，摩爾舉出十幾種：一為職業的社團 *Stände*，二為行政區域 *Gemeinden*，三為經濟社會 *Wirtschaftliche Gruppen*，四為貴族份子 *Adelschaft*，五為宗教社團 *Religioese Gemeinschaften*，六為各種工匠團體 *Freie Genossenschaften aller art*，七為農民 *Bauerschaft*，八為地主階級，九為社會各種階級，十為種族，十一為迷信社團，十二為受過教育的社團與無教育的社團 *Gebildete*

und ungebildete, 十三爲家庭。

摩爾以爲這些社團，有些完全在政治學的範圍之外，有些僅有一部分在政治學的範圍之內，政治學的對象，既是政治生活與政治團體，那麼非政治的生活與團體，應當不是政治學所研究的東西。換言之，我們應當另有一種學科來研究這些生活與團體，這種學科，摩爾便叫作社會學或社會學科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

摩爾以爲很可惜的是：自從拍拉圖到十九世紀的二千餘年中，人們對於這些有別於國家的社團，很少注意，一般學者都把這些團體與國家，混而爲一。最多也不過把前者當作後者的一部分。結果二千餘年來，只有所謂政治學，而沒有「社會學」。

爲着適應實際上的需要，我們對於政治學以外，應當另設一種新學科，這就是社會學或社會學科。這不但對於社會本身上，有了重大的意義，就是對於國家與政治學，也有同樣的好處。因爲事實上，這種新學科，可以減少了政治學上不少的困難與無謂的負擔，同時好多的實際問題，也可以得到相當的解決。

這種需要，從摩爾看起來，目下已得到人們的相當認識，而這種新學科，也就逐漸宣告成立。摩爾這樣的告訴我們：

「社會」這個字，終於被人採用了。最初不過由一般夢想家及其徒衆提倡，後來逐漸的却在講壇上，公共地方裏，以至叛徒的秘密集會中，也有人談起來。牠正像在

恐怖的巷戰中，一枝旌旗，現在忽然的張目起來……所以近來從市場與茅屋裡，也因這程的激動而產生出大量的著作來……所以從語言與實際裏，產出在思想上意志上意識上一種完全鮮明的對象……「社會學或社會學科」終因之而獲得成立與發展。關於這種新學科的代表者，摩爾舉出好幾位法國社會主義者。摩爾是從累善 Reybaud 與斯泰因 Stein 的著作裏而認識這些社會主義者；同時他也以為斯泰因、累善以及其他的社會主義史家，也是促進這種新學科的代表者。

總而言之，照摩爾的見解，社會學是從政治學裏分開出來的；可是前者之所以能夠脫離後者而成爲一種獨立學科，主要是得力於社會主義的著作。

直至現在，還有好多人把社會學與社會主義混爲一談，這當然不是沒有錯誤的。摩爾當然也不能例外。不過我們也得承認，社會主義的發達，對於社會學的發展，不能說是完全沒有影響。社會主義家的目的，是改良社會，而社會學的任務，是研究社會。因爲要想改良，當然要從事研究；而研究的結果，也許對於社會學上有了不少的貢獻。然而正是因爲這兩者的目的與任務的不同，我們不能說社會學是全由社會主義而來的。

我們覺得奇怪的是：摩爾雖以爲社會學是從社會主義而來，然在他的巨著裏，不但對於孔德的老師聖西門沒有提及，連到他對於孔德這個名字，除了在政治學歷史與文獻第一冊頁七七無意中提及外，在該書第三冊的豐富的文獻引得裏，也找不到孔德的名字。孔德

在一八二六年，已發表他的實證哲學的計劃，到了一八四二年，完成他那部著作。摩爾寫他的政治學與社會學，差不多在十年以後；我們讀英國彌爾 *Mills* 在一八四三所發表的論理學的末章，對於孔德已經有所介紹，而摩爾却沒有受過孔德的影響。這一方面可以說明德國學者對於社會學比較不留心，但一方面也可以顯出摩爾的遠見，因為像他那樣的覺得「社會學」有成立與發展的必要的人，在德國是不多見的。

我們說到這裏，也許免不得要問道：摩爾既是沒有受過孔德的影響，他所提倡的「社會學」，是不是孔德所提倡的社會學呢？或者我們可以進一步的問道：摩爾所提倡的新學科是不是社會學？要想解答這些問題，我們當然又要問問什麼是社會學？假使我們專從名詞方面來說，以為只有像孔德所說的 *Sociologie*，纔叫作社會學，那麼摩爾所用的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 這個名詞，也許不一定是一般人所說的社會學。不過我們也不要忘記，孔德在實證哲學裏所用社會學 *Sociologie* 這個字，不但和他最先所用的社會物理學 *Physique Sociale* 沒有分別，就是與社會科學 *Science Sociale*，以及社會哲學 *Philosophie sociale* 等名詞，也沒有分別，這是讀過實證哲學的人都能容易明白的。而且社會學 *Sociologie* 這個字，是在實證哲學第四冊頁一八五纔應用，孔德在這頁裏雖說要用這個字來代替社會物理學，然而在頁一八五以後的同一章裏，仍然應用社會物理學以及社會科學等名詞。

至於社會學的內容是什麼這個問題，是不容易解答的，我們可以說，正是因為社會學家對社會學的內容的意見有所不同，關於社會學的起源才有了不同的解釋。摩爾固不能說只有他所提倡的社會學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才是真正的社會學，孔德也不能說只有他所提倡的社會學 *Sociologie* 才是真正的社會學。

三

摩爾對於社會學起源的見解，與一般以社會學始於孔德的見解，完全不同，可是摩爾既好像沒有受過孔德的影響，也沒有反對孔德為社會學的鼻祖的意思。我們現在想把一般大致上是因為完全或部分的反對社會學始於孔德而另找出社會學的起源的各種學說，加以敘述。

我們先從培婁 *G. von Below* 的學說說起。

培婁氏於一九二〇年在斯摩勒年鑑 *Schmoller's Jahrbuch* 四十三卷四期所發表社會學與教職 *Soziologie als Lehifach* 一文，對於社會學的起源這個問題，已畧加討論，後來他又草了一篇專文，討論這個問題。這篇文章尚未發表，而他却已與世長辭。一九二八由斯班 *O. Spann* 氏編為單行本，名為社會學的起源 *Entstehung der Soziologie*。我們現在且根據這單行本來解釋。

培婁以爲社會學是研究人類的團體的關係 *Gemeinschaftesverhaeltnissen* 的學科，這種關係，也許是如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也許是如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也許是如我與他人的關係。關於這種團體的關係的研究最有成績的，是十八世紀年以及十九世紀初年的德國的浪漫學派。浪漫學派是反抗十八世紀的個人主義，理性主義，原子主義，與機械主義的。質言之，浪漫派是反抗啓明 *Anfklarung* 的思想。

浪漫派的標語，是民族精神 *Volksgeist*。其所代表的思想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的所有方面，是這個民族精神的表徵，而個人却是這個民族的縮影。然而所謂民族，也不外是好多團體的總和，每種團體都有其特殊或自身的目的與精神。這些團體不但可以互相反應，就是團體及其個人，也有密切的關係。所謂團體，也許是一個國家，也許是一個商會，也許是各種職業團體。

不但這樣，這些團體是各有特殊的價值的，浪漫派的特點就是對於這些團體的價值，特別加以注意。團體是一種變動的東西，而非靜止的東西；團體是自然生長的東西，而非人工創造的東西。因此之故，團體又可以當作有機體的東西來看。在啓明思想中，雖也有把社會當作有機體來看，然而這種有機體，是機械式的，而且是受自然律的支配的。總之，浪漫派的社會觀，是反乎以自然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

浪漫派雖承認民族是包含好多團體，而團體包括好多個體，然所謂民族，團體，個

體，都有密切的關係。個體依賴於團體，正與團體依賴於民族一樣。然而正如團體不因依賴於民族而失了其自身的價值與精神，個體也不因依賴於團體而失却其人格與個性。把民族團體與個人分開來看，則各有各個完整的表示，把民族團體與個人合起來看，其總和還是一個完整的表示。又每個人也許參加好多團體，而各個團體也許代表民族文化的各方面，然而團體與個人，均不因此而失却其整個的表示。

總之，今日所謂社會學的研究，及其內容題材，通通都可以從浪漫派的著作裏找出來。

培婁以為在啓明時代，已有浪漫派的先鋒，赫得 J. G. Herder 就是一個最有名的代表。雖則赫得自己脫不了啓明運動的思想的色彩，可是在他的思想裏，已有不少浪漫主義的傾向。培婁承認浪漫主義並非忽然的興起而反抗啓明運動的，而是逐漸的脫離啓明運動的思想，而自成一系統。十八世紀的啓明運動的社會觀，雖已傾向於原子論與機械觀，然其實不若十九世紀的自然科學者那樣極端的把社會當作原子與機械看。浪漫派後來之所以要完全脫離十八世紀的啓明思想，也是爲了這個原因。

赫得是當作一個承上起下的人物。除了赫得以外，如牟勒 Adam Müller，利斯特 F. List，羅射 Roscher，希爾得布朗朗特 Hildebrandt，克尼斯 Knies，以至格利姆 J. Grimm，朗開 L. V. Ranke，什那塞 Schnaase 等等，都是這派的代表人物。

培婁以爲在名義上，這些代表人物，都不是一般普通人所說的社會學家。他們有的是政治學者，有的是經濟學者，有的是歷史學者，有的是語言學者，有的是藝術史家，然而在他們的各種專門著作裏，我們可以找出一個中心思潮，這就是民族精神的認識。他們大家都特別注意於個體與團體的關係，而反乎十八世紀的個人主義。社會學所研究的主要的問題既是這些東西，那麼社會學的起源，就應當從浪漫派的著作裏去找尋了。

上面可以說是從培婁的學說的積極方面來解釋，我們現在可以再從他的理論的消極方面來說明。所謂消極方面，就是反對社會學始於孔德的見解。培婁既以爲社會學是始於浪漫派，那麼他自然而然的承認孔德是社會學的創始者。照他的意見，孔德所謂社會學 *Sociologie* 不外就是社會物理學 *Physics Societe*；所謂社會物理學這個名詞，就已包含了他的整個社會觀。換句話來說，孔德所說的社會學是用自然科學或物理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這正是十八世紀啓明運動的思想的代表，而反乎浪漫主義的。孔德自己受了兩種觀念的支配：一是他的科學分類，一是他的進步法則，他希望社會學變成科學而像天文，物理等一樣，他的目的是要指出社會怎樣從神學時代經過哲學時期而達到實證的階段，而他對於團體的關係方面，可以說是很少注意。

所以照培婁看起來，在孔德的社會學裏，他雖然相信個體依賴於團體，然而在這一方面的見解，也可以說是他受了浪漫派的影響。因爲在孔德寫他的實證哲學的時候，浪漫派

的思想，已很發達。孔德對於當時歷史法律派的思想，已很熟識，而且他也知道關於團體關係的研究，早已有人從事，不過他沒有跟着浪漫派所指示的途徑跑罷了。他所承繼的思想，是丟哥 Turgot, 聖西門 St. Simon, 空多塞 Condorcet 們的自然科學的觀念。

照培婁的意見，孔德好像用錯了社會學這個名詞了，因為社會學的真諦，就是研究人類團體的關係，而孔德對於這一點，却很忽略。從社會學的歷史上看起來，孔德不但不能算作社會學的創始者，而且不能算作一個大社會學家，至多祇能當作社會學裏一個支流的領袖。因為他對於這個學科上的貢獻，至多祇是一點一滴，而且因了這一點一滴的貢獻，却引起後來社會學上不少糾紛。

我們以為培婁這種解釋，也許未免太趨極端了，太過偏見了。孔德也許不能算作社會學的唯一創始者，然而培婁以為社會學是始於浪漫主義，也未必沒有錯誤。假使社會學而正像培婁所謂是研究人類團體的關係的學科，那麼這種學科，也非始於浪漫派。這一點培婁也未嘗否認，他在社會學的起源這篇文裏，就已承認古代希臘的時代，人們對於國家的關係，在中世紀的時代，人們對於宗教團體與教會的關係，均已有了研究。這麼一來，社會學可以說是始於古代希臘了。

不但這樣，他舉浪漫派的代表，都是特殊的社會學科者，這一點他自己也承認。這些代表人物少有自稱為社會學者的，他們不但沒有發表過社會學的著作，而且也沒有意思去

建設這種新學科。乾脆地說，他們還沒知道社會學是什麼東西。他們也許用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他們自己的專長的學科，也許研究這些學科的結果，是近於或合於社會學的原理，然而正如培婁自己說，他們仍然是語言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而非社會學家。

我們這樣的說法，并非否認浪漫派與社會學的關係。浪漫派對於社會學的貢獻，也許很大，然而若說只有在浪漫派的著作裏，始能找出社會學，那就未免過於偏見了。至多也只能說這種的社會學，只是浪漫派的社會學，或是社會學上的浪漫派而已。

最後，社會學的發展，雖比之別種社會科學為遲，然而百年來，不但其自身有了不少劇烈的變化與迅速的發展，而且影響於其他的社會學科者甚大。這些變化發展與影響，却未必是由浪漫派的著作而來，退一步說，縱使我們承認了浪漫派所說的社會學纔是真正的社會學，浪漫派也不能因此而抹煞歷史上的事實，據全功以為己有。

然而德國人之以為社會學是可以從十九世紀的德國學者的著作找出的，當然不只是培婁一人，雖則他們不一定主張社會學是只始於浪漫派與反對孔德為社會學的鼻祖之一，然而他們也不主張孔德為社會學的唯一創始者。近來有些德國學者歡喜把社會學分為二大類：一為西歐的社會學，一為中歐的社會學。前者發源於法國，而以孔德為代表，後者以德國為代表，而以十九世紀的德國的哲學家為代表。兩者的不同處是前者以社會學為自然科學的一部分，而後者却把社會學與哲學而特別是歷史哲學混為一談。

大概來說，凡是研究德國社會學史的人，多把德國的社會學拉回十八世紀的末葉，或十九世紀的初葉。敦尼斯 F. Tönnies 所著的十九世紀德國社會學的發展 *Entwicklung der Soziologie in Deutschland in 19 Jahrhundert* (in *Soziologische Studien und Kritiken 2 Sammlg. Jena 1926*)，與斯托爾提 H. L. Stoltenberg 的德國社會學史畧 *Kurzer Abriss eine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in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e 31 Band Heft j.*)，是關於德國社會學史方面兩篇最有價值的論文。前者差不多在四十年前發表，他以為社會學的來源，主要是從政治學說而來，然而十八十九世紀的德國哲學，史學以至自然科學對於德國的社會學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影響。比方維新派的康德，黑格兒，浪漫派的密勒 Adam Mueller，歷史學上的尼部爾 Niebuhr，都是代表的人物。斯托爾提巴舉出德國社會學上的四種思潮，而以舍林路 Schelling，黑格兒 Hegel，什來厄馬赫 Schleiermacher，赫爾巴特 Herbart 與其徒衆為代表人物。

同樣，馮德 W. Wundt 在其民族心理學 *Volkerpsychologie* 第七冊第一章裏，也以為社會學是從十八十九世紀的哲學發展而來。

四

對於社會學的起源這個問題，曾作過詳細研究，而發表專書的，據我所知的，直到現

在只有斯摩爾 A. W. Small, 斯摩爾從一九二三年正月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曾陸續在美國社會學雜誌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發表了好多篇文章。題目是關於社會學史的一些貢獻 *Som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Sociology*, 後來又集這些論文，成爲一冊，名爲社會學的起源，於一九二四年出版。

關於社會學的起源這個問題，斯摩爾氏在一八九四與文孫特 G. E. Vincent 所合作的社會研究緒言一書第一章裏就已經論及。這一章的標題就是社會學的起源 *The Beginning of Sociology*. 他與文孫特以爲關於社會學上所研究的問題，二千餘年前的摩西，柏拉圖以及好多宗教家，法律家、哲學家、已經注意；不過社會學之成爲一種科學，還是不過五十年的事。他們指出孔德是近代社會學的先鋒，所以在這一章裏所敘述的，完全是關於孔德的社會學以及其在社會學上的貢獻。

總之，在這本社會研究緒言裏，斯摩爾無疑的以爲社會學之成爲科學，是始於孔德。到了一九〇五年，斯摩爾刊行他的名著普通社會學 *General Sociology*, 其第三章論社會學的推進。他以爲社會學的推進之得力於慈善的 *Philanthropic* 心理多於科學的精神。他舉出一般的社會改造家如法國的聖西門，孚力挨 *Fourier* 以至孔德，英國的歐文 *R. Owen*, 拉斯金 *Ruskin*, 毛利斯 *Maurice*, 金斯利 *Kingsley*, 羅柏特松 *Robertson* 與彌爾 *Mill* 以及各國的社會主義者，與一般叫做社會科學者 *Social-scientist*, 而特別是像美國

的一些慈善家，對於社會學的推進上，都有不少的功勞，他們的目的，原為改造社會的情況，可是因此便引起研究社會的興趣，社會學就是這樣的產生出來。

斯摩爾這種見解當然與德國摩爾的見解，頗為相似。他後來（一九一〇）所刊行的社會科學的意義 *The Meaning of Social Science* 的第三講，還持着這種見解，（頁七一以下）不過在他一九〇七年所出版的亞當斯密斯與近代社會學 *Adam Smith and Modern Sociology* 一書的緒言裏，劈頭就說：

假使一個人首次讀原富 (*The Wealth of Nations*)，同時有了普通社會學方法的知識以觀察社會，而却沒有關於經濟學方面著作的知識，這個人一定沒有一點困難或躊躇而列這本書為一種研究社會學的特殊問題的了。

他在序言裏又說：

一個客觀的經濟學而缺了一個客觀的社會學，是不可能的。這正與文法缺了語言一樣。

換句話來說，從客觀的經濟學裡，我們可以找出客觀的社會學，假使我們把亞當斯密斯的經濟學當作客觀的經濟學，那麼從原富這本書裏，我們就可以找出客觀的社會學了。斯摩爾這本書的目的，是要指出亞當斯密斯的原富是築在亞當斯密斯的道德哲學上，而在亞當斯密斯的道德哲學裏，却含有以從事社會的分析及解釋為目的的現代社會學。所可惜

的，是一百年來，人們太過注意於財富的增加的技術方面，而忽略了這一點，所以人們只曉得原富是經濟學的經典，而忘記了它也是一本含有好多社會學上的根本原理的著作。

這麼一來，社會學又好像是始於亞當斯密了。

上面是解釋斯摩爾在社會學的起源一書未發表以前關於社會學起源的意見，我們現在且來談談他在社會學起源一書裏的大意。

斯摩爾所以寫這本書的目的，是要指出在十九世紀的時候，社會學科（社會學當然在內）逐漸的從比較渙散而無次序的，進到實證的或客觀的階段，同時指出美國社會學之所以發生與發展的原因。

斯摩爾覺得美國人有了一個很大的錯誤，這就是他們相信美國的社會學，是受過孔德的影響而發展的，他以為這種錯誤是華德造成的。後來的學者，對於這個問題，沒有研究，而盲從華德。他以為在華德刊行動的社會學的時候，華德對於這個問題，也沒有做過相當研究，以致有了這種錯誤。照斯摩爾的意見，美國社會學所受影響較大的，還是德國的思想，而非孔德的思想。

斯摩爾大概是因為在消極方面要證明美國的社會學很少受過孔德的影響，在積極方面，便指出美國的社會學主要來自德國，因而對於德國十九世紀之關於各種的社會科學的著作，加以詳細的研究，而其結論是：不但美國的社會學受過德國的影響，就是現代的

社會學的起源，也可以說是在德國，他這本書之所以名為社會學的起源，大概就是這個原故。斯摩爾以為社會學的題材是社會的歷程 *Social Process*，所謂社會的歷程是人類的經驗 *Human Experience*。斯摩爾在社會學的起源的緒言裏，以為人類的經驗是整個的，我們必定把牠當作整個來研究，因為每一部分和其他部分是有關係的。這種經驗，也許可以分析為好多元素，不過要想明白這種經驗，唯有把這些元素來作當一個整個東西看。

社會學之所以能夠發生，是由於人們能夠感覺到經驗是有連帶關係的，是整個的。

自從一八〇〇年以後，人們而尤其是德國的各種社會科學家，已有了這種感覺，其代表人物，斯摩爾舉出薩文宜 *Savigny*，愛赫蒙恩 *Eichhorn*，尼部爾 *Niebuhr*，朗開 *Ranke* 羅射 *Roscher*，克尼斯 *Kries*，什摩勒 *Shmoller*，舍夫雷 *Schaeffle* 以及奧國好多經濟學者。本書第十章是解釋亞當斯密斯的原富，而其目的是要指出怎樣由亞當斯密斯的經濟學而發展到德國的經濟學。

斯摩爾以為這些代表人物，對於社會學的起源，都有密切的關係，雖則他們並不稱為社會學家。比方薩文宜是一個法律家，然在他的法律著作裏，却含有社會學上的根本原則。薩文宜以為法律是民族意識 *Volksggeist* 的一種表示。在空間上看起來，法律只是民族生活的一方面，質言之，在民族的生活，沒有一方面是絕對孤立的；每一方面都和其他方面有了密切的關係，這就是他所謂人類經驗是整個的。在時間上，現在一切的生活都是由

過去的生活轉變而來。薩文宜的巨著中世紀的羅馬法史 *The History of the Roman Law in the Middle Ages* 是要證明羅馬法，並不因羅馬衰亡而湮沒，反之其重要部分還存在於我們的生活裏。羅馬法如此，一切法律都如此。法律如此，一切生活文化都如此。這就是斯摩爾所謂社會發展的連續律 (*Law of Continuity*)。此外又如愛赫蒙恩對於歷史發展的複雜原因的認識，尼部爾的批評的精神等在社會學上，都有重大的意義。

總而言之，斯摩爾對於社會學的起源這個問題的見解，在其先後的各種著作裏，有了不少的變更。他最初在社會研究緒論裏，無疑地以為社會學之成為科學是始於孔德，與華德及一般社會學者的意見一樣；在他的普通社會學裏，好像又同意於摩爾以為社會學主要是由社會主義而來的，雖則他並不積極反對孔德為社會學的創始者；但在他的亞當斯密斯與現代社會學裏，又好像變了一變。最後在社會學的起源裏，他却又以為社會學是可以從十九世紀德國的各種社會科學的著作裏找出來，從這一方面看起來，他的主張又有些近於培婁，因為大體上，兩者對於德國學者在十九世紀初年所提倡的民族意識 *Volksgeist*，都很注意。

斯摩爾幼年曾留學德國，受了德國的思想影響不少，同時對於德國的社會科學之介紹，尤為努力。他以為社會起源於十九世紀德國的各種社會學科的著作，並非偶然。不過在他的社會學的起源的緒言裏（頁一九），他很肯定的指出所謂社會學，並非一些抽象而

成的東西，而乃在孔德以及舍富雷，斯賓塞爾以及後來的有系統的思想家的著作裏找出來。如此，他在這本書裏好像還是承認孔德為社會學的首創者。

我們在這裏可以順便的說：斯摩爾之批評華德是不甚公平的，因為他不但始終贊同華德以為社會學是始於孔德，他也相信美國的社會學是受過孔德的不少影響，他在本書頁三二九，明明的指出華德對於美國的社會學影響很大；然而華德却又深受過孔德的影響的。他又指出薩姆納 W. G. Sumner 與歧丁斯 F. H. Giddings 都是直接受過斯賓塞爾的影響，我們知道斯賓塞爾也受過孔德很大的影響。同時薩姆納與歧丁斯對於美國社會學的影響之大，也差不多與華德一樣。這麼一來，若說美國社會學是少受孔德的影響，那是未免太抹煞事實了。

不但這樣，孔德之被介紹於美國，並不自華德始。斯賓塞爾的社會學研究 *The Study of Sociology* (1871) 最先是在美國的普通科學月刊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陸續發表的。斯賓塞爾在好多地方，雖反對孔德，然在這本書裏，對於孔德却尊崇備至（頁三二九）。不過這種介紹，還可以說是間接的，因為斯賓塞爾是一個英國人。據我個人所知，社會學這個名詞與孔德的社會學，在一八六〇年，開利 H. C. Carey 在其所著的社會科學原理 *Principles of Social Science* 已經介紹，而最近來好多美國社會學家，又指出休士 Henry Hughes 在一八五四年已寫過一本社會學 *Treatise on Sociology*，可知孔德的

社會學之影響於美國是很早的。

總而言之，從一方面看起來，斯摩爾對於社會學的起源這個問題，先後好像沒有一貫的主張，從別方面看起來，他又老是徘徊於我們上面所提出那幾種學說之間，他有時說社會學是始於孔德，有時又與摩爾的學說相近；有時却又有些近於培婁的主張，雖則兩者有了好多根本不同的地方。

五

照上面四種學說來看，社會學的來源，大概不出法德兩國的學者的著作裏。德國索姆巴特 Werner Sombart 却以為社會學的起源，主要是在十七和十八世紀的一部分的英國的學者的著作裏。他在一九二三年所發表社會學的起源 *Die Anfänge der Soziologie* 一文，載在未柏紀念論文集第一冊 (*Erinnerungsgabe für Max Weber Vol. I*) 就是解釋他這種主張的。索姆巴特以為社會學可分為二大類，一為哲學的社會學，一為科學的社會學。前者為廣義的，後者為狹義的，前者和歷史哲學沒有什麼分別，後者所研究的對象，是人類共同生活的經驗，這一點他在他與斯托爾提巴 *Stoltenberg* 所合編的 *Soziologie* 一書的緒言裏，說得很清楚。

所謂共同生活的經驗，是一種實際的東西。把這種東西來作有系統的研究

就是社會學



學。他以為近代的歐洲，有了兩種很流行的思潮，一為中世紀所傳下的神權論，一為從十六世紀逐漸發達的以自然法為據根的契約論。這兩種思潮，雖有了根本上的差異，然也有一個要點是相同的，這就是兩者都以為人類的團體生活，是別於自然或神造的現象，所謂國家，所謂法律等等，不過是神靈或理性的創造品。

而且契約論者，雖以理性來代替神靈，然而契約論者所說的自然法，並不一定是反乎神造法。就如霍布斯 Hobbes 雖相信國家的起源是由自由意志所造成的社會契約而來，而非由神靈造成的東西，然他却不敢公然主張自然法是反乎上帝法的。

凡是以國家法律或人類的共同生活，是反乎自然的現象的，都很容易相信人類的生活是與禽獸生活處於各異的地位。假使人們相信法律與國家等等是理性創造品，那麼人們決不會相信國家與法律等等或其他起源是可從動物的世界找出暗示來。

照索姆巴特看起來，這種思潮，與社會學的發生是不能相容的。因為社會學的基礎是歷史上的經驗，假使這種思潮壟斷著人類的思想，則社會學是無從發生的。換句話說，社會學的起源，就是反對這種思潮的一種表徵。

反對這種思潮的策源地，可以說是英國。而其時間，是在十七世紀，而特別是霍布斯發表他的名著巨鯨 *Leviathan* (1651) 以後。照索姆巴特的意見，是在反對霍布斯的著作裏，可以找出社會學的根源。

關於社會學的起源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索姆巴特以爲下面兩位及其著作是最先的：

(一)卡姆柏蘭德 Rich Cumberland 的自然法的哲學觀 *Disquisitio Philosophica de Legibus Naturae* 1671.

(二)泰姆普爾 William Temple 的政府的起源與性質 *An Essay upon the Original and Nature of Government* 1672 in *Miscellanea* vol. II 1680.

索姆巴特並且指出在十七世紀的末年，不但社會學的根本原理因爲有了這兩個先鋒而萌芽，就是應用統計學而研究人類共同生活，在這個時候，也已發生，這就是培提 W. Petty 的政治算術論文集 *Several Essays in Political Arithmetik* 1699.

在十八世紀，他以爲英國又有了兩位著名的著作家對於社會學的成立上有了很大的貢獻。一爲安托尼 Anthony, Earl of Shaftesbury 的人類特徵——儀容意見時間 *Characteristicks of Men, Manners, Opinions, Times*. in three Volumes 1713, 以及曼德維爾 Bernard Mandeville 的蜜蜂的稗史 *The Fable of the Bees* 1714, 社會性質的探求 *A Search into the Nature of Society* 及其對話集 *Dialogues* 1728, 這兩位思想家，可以說是近代社會的樂觀派與社會的悲觀派的代表人物。

此外又如斐加松 Adam Ferguson 的政治社會史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1767, 以至亞當斯密斯 Adam Smith 的正義警察財政軍備演講 *Lectures on*

Justice, Police, Revenue and Arms, delivered by A. Smith reported by a student 1763, 而特別是密拉 John Millar 的社會品級的區別 Observation Concerning the Distinction of Ranks in Society 1771, 對於社會學的起源與發展上都有密切的關係。

索姆巴特以為從這些著作裏，我們可以找出一種根本思想，這就是人類社會，並不反乎自然，而其實却是自然的一部分。從人類的生理的構造與需要來看，無論老幼男女都免不了互有關係，因為這種需要而有互相關係，就是人類社會，而這種人類社會，也就是自然的現象。

總之，人類社會與其他的自然現象，並沒有什麼區別。反之，人類社會與動物社會，却有很多相同之處。人類的社會現象，既與自然現象有了很多相同之處，那麼自然科學的方法，也可以應用來研究社會現象。社會學之所以能成為科學，正是由於人們認識社會現象乃是自然現象的一部分之故。

索姆巴特更進一步來指出這些社會學的先鋒，對於影響社會的各種因素，如地理，技術，經濟，與心理各方面都很注意。比方泰姆普爾 Temple 在其著作裏開始就指出人性無論何時無論何地都是一樣，可是各種社會的風俗，教育，意見，法律種種的差異，是由於氣候的影響所致。又如所謂經濟史觀，在密拉的社會品級的區別一書裏，已經說得很清楚。再如安托尼與曼德維爾對於心理的要素之影響於社會動作，也很為注意。有些學者且把心

理學上的愛情來與天文物理學上的引力 Gravitation, 加以比較。

此外又如泰姆普爾以爲國家的起源，或由家庭擴大而來，或由戰爭而來，這種見解，直到今日在社會學上，還佔很重要的地位。

總之，照索姆巴特的意見，人類共同生活的經驗，不但是是一種事實，而且和自然現象一樣的真確，其實就是自然現象一部分。這種認識的發生的時候，就是社會學起源的時候。而這種認識的代表人物，是十七十八世紀間的一部分學者。好多法國的學者如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佛爾泰 Voltaire, 累加爾 Raynal, 空提雅克 Condillac, 林該特 Linguet, 未該朗 Weguelin, 雖未嘗沒有這種認識，不過這種認識的發源地，還是在英國，而且這些法國的學者的根本思想，也可以說是受了英國的影響的。

我們以爲索姆巴特所提倡的社會學，根本上並無大異於孔德的社會學。兩者都把社會現象當作自然現象的一部分，不過索姆巴特把這種認識的歷史拉長了百餘年，結果是與一般社會學始於孔德的人的見解稍有不同罷了。

然而這也不能說是索姆巴特看輕了孔德。他與斯托爾提巴所合編的社會學選讀，從一方面看起來，也可以說是一本社會學史畧，這本書是始於孔德而終於韋伯 Max Weber。從此就可知孔德在社會學史上的地位的重要。

夫賴亞爾 Hans Freyer 在一九二〇所出版的社會學 Soziologie, als Wirklichkeits-

wissenschaft 裏，很表同情於索姆巴特這種意見。他以為社會思想的歷史，也許很久，可是嚴格來說，社會學的發生是與政治革命的時代，萬能國家的瓦解，以及歐洲資本主義的社會的發達，是有密切的關係。在那個時候，以社會為社會學的對象的觀念才開始發生。

又如布林克門 C. Brinkman 在其社會學 Versuch einer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 1919. 也以為社會學的起源主要是在英國十六七世紀的政治著作裏，如哈林頓 Harrington, 彌爾頓 Milton. 而特別是霍布士 Hobbes 以及盧梭等的著作裏。他以為社會學是在英國與法國的兩大憲政發展運動中發生的反動的科學，不過英國的社會學是生產者的社會學 Produzenten soziologie, 而法國的社會學是文學的社會學 Literaten-soziologie.

六

我們看了上面的各種關於社會學的起源的學說，就能明白社會學的起源的時代，是愈拉愈遠。維色 L. V. Wiese 在其社會學的歷史及其主要問題 Soziologie Geschichte und Haupt Probleme 1926, 還且指出近來各國好多社會學家對於社會學的起源這個問題，也受了民族的特殊觀念與傳統思想的影響，而往往從自己民族的歷史人物的著作裏找出社會學的起源。比方捷克的學者以為社會學的先鋒是胡斯 John Huss 與徹爾特斯基

Cheltschki. 而意國學者又以爲馬基阿未利 Machiavelli 與維科 Vico 是社會學的鼻祖。這麼一來，社會學的起源的時代又更拉長了好多年了。

其實，關於這個問題，孔德自己好像已給我們以不少的暗示。他在實證哲學第四冊第四十七講裏，曾給我們一篇社會科學史畧 *Appreciation sommaire des principales tentatives philosophiques entreprises jusqu'ici pour constituer la science sociale*，孔德在這一講裏對於亞里士多德，孟德司鳩，空多塞 Condorcet 以至政治經濟學上的亞當斯密斯，歷史學上的菩緒挨 Bossuet 等著作與思想，都加以詳細的解釋。他以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是古代一種最好的產品，這本書雖偏重於政治與哲學方面，然而它是超時代的著作，而且比較的近於實證的精神。關於孟德司鳩的法意 *Esprit des Lois*，他以爲這本書的最大價值，是認識政治的現象是像其他的現象一樣的受了不變的法則的支配。照孔德的意見，孟德司鳩的法則觀念是實證的，而且這種觀念是人類有歷史以來的最先的發見。至於孔德之受空多塞的影響之大，那是不用說了。此外，經濟學以及歷史學之在社會科學發展史上的重要，也是孔德所極明瞭的。

大體上說，孔德在這一講裏，一方面雖欲指明過去的社會科學的缺點，而使人們明白社會學有成立的必要，然而一方面也可以說是他指出了以往社會科學的重要成就。我們已經說過，孔德在這一講裏所用社會科學 *Science sociale* 與社會學 *Sociologie* 等名詞，

是沒有分別的。所以這一講的題目所用社會科學，也可以說是社會學。換句話說，他在這一講裏所敘述的社會科學史，也可以說是社會學史。

其實，社會學 *Sociologie* 這個名詞，孔德在這一講裏纔開始引用的，而其原文詞句是：

Depuis Montesquieu, Le seul pas important qu'ait fait jusqu'ici la conception fondamentale de la sociologie est (dû) à l'illustre et malheureux Condorcet... ..

孔德既明明白白的說孟德司鳩以後，對於社會學 *Sociologie* 上的根本觀念之最重要的貢獻，是空多塞的著作，可知他已承認空多塞與孟德司鳩以至亞里士多德為社會學家，而社會學的起源，也應為古代希臘的亞里士多德的時代了。

近來有好多人以為亞里士多德政治學裏所用政治這個名詞，就是等於現在所謂社會這個名詞。所以亞里士多德的名句「人是政治的動物」每譯為「人是社會的動物」。斯賓塞爾在其巨著社會學原理第一卷的原序裏，已經指出在孔德用了社會學這個名詞以後，就有些人提議用政治學 *Politics* 這個名詞來代替，雖則斯賓塞爾自己覺得政治學這個名詞，不但意義太狹，而且易生誤會。又如格蘭治爾 *F. Granter* 所著的歷史社會學 *Historical Sociology*, 1911, 別名為政治學讀本 *A Textbook of Politics*. 又在該書頁二十一他以為政治 *Politics* 是研究城市 *Polis* 或是人類團體 *Human Community* 的科學，柏拉圖與

亞里士多德所謂政治學，就是我們所謂社會學。他又指出政治這個名詞，本來沒有什麼惡意，反之，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第一章劈頭就說政治團體的目的是要達到至善的生活，不過後來人們錯用了這個名詞，而含有多少惡意。孔德自己也好像不察其原委，故當他用社會學這個名詞時，他以爲社會學所研究的東西，是缺了一個名稱，所以他纔發明社會學這個名詞。

以現在的社會學爲古代希臘的政治學的觀念，德國巴特 Paul Barth 在其所著的歷史哲學與社會學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als Soziologie* 裏，主張最力。巴特以爲社會學這個名詞，雖是由孔德最先應用，但是社會學所研究的東西，老早已有人研究了。社會學的起源，正如其他的科學的起源一樣，並非完全爲理論的研究而是與實際問題有了關係，所以現代所謂社會學，就是古代希臘人所謂政治學。

照巴特看起來，政治學這個名詞，最先雖由亞里士多德應用，可是關於政治學的理論與實際問題，柏拉圖已經作過深刻的研究，所以社會學其實是始於柏拉圖。

巴特是把歷史哲學當作社會學看的，他以爲這種見解並不是他個人的見解，就是孔德，彌爾 I. S. Mill 與斯賓塞爾也是這樣看法。歷史哲學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這個名詞佛爾泰 Voltaire 最先應用，然而把世界的歷史當作整個東西來看，是始於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奧古斯丁受柏拉圖的影響很大，巴德之所以要從柏拉圖的著作裏，找

尋社會學的起源，就是這個原因。

近來一般寫社會學發展史的人，每每從柏拉圖說起。比方文孫特 G. E. Vincent 教授在美國社會學雜誌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September, 1904 所發表的社會學史 *History of Sociology*, 就是一個例子。又如利克頓 Lichtenburger 所著的社會學說發展史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Theory*, 1924 也是這樣。

又有些人如阿基里斯 T. Achelis 在其社會學 *Soziologie* 一書以為社會學的起源是可以從蘇格拉底與其同時的希臘學者的言論與著作裏找出。更有些人以為社會學的起源是在希臘時代的哲人 *Sophists* 的言論裏。比方愛來打婁舖羅斯 A. Eleutheropoulos 在其所著的社會學 *Soziologie* 1908 就有這種主張。他以為社會學所研究的對象，是人類社會的生活，而人類社會生活所包括的範圍很廣，政治與法律便是這種生活的重要部分。政治與法律既是社會的重要部分，而且老早已經有了研究，那末我們就可以明白社會學並不是一個新的學科，也不是始創自孔德。孔德除了給社會學以一個名稱外，對於社會學本身也並沒有作過甚麼研究，反之古代希臘的哲人法列斯 *Plato* 對於人類社會發展的原因，好像已經有過相當的了解。此外，所謂歷史哲學所研究的問題，也差不多就是社會學上的問題。

此外又有些人以為社會學的起源是在柏拉圖之前的。斯班 O. Spann 在其所著社會學 *Gesellschaftslehre* (一九三〇版) 認為以社會學始於孔德或是孔德以前的啓明運動的哲

學家，都是錯誤的。斯班承認社會這個概念，可以從一般以自然法為根據的個人主義或契約論者的著作找出來，他也承認社會學這個名詞是孔德創造的，可是他像巴特一樣的以為社會學所研究的東西，老早已有人研究。斯班氏是一個唯心論者，他以為社會學的原則，在康德與斐希特 Fichte 的著作裏已解釋得很明白。然而窮根究源，在印度的古代典籍，在中國孔子的言論，以及在歐洲的彼塔哥拉斯 Pythagoras 與柏拉圖的著作裏，都可以找出好多社會學的原理。這麼一來，社會學的歷史又伸長了好多年了。

這並不只是斯班個人的意見，比方韓瑾 E. H. Hankins 在其社會學 Sociology 一文裏 (See H. E. Barnes, *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Chapter VI, 就以為在希臘的荷馬 Homer, 希西俄德 Hesiod 以及古代的東方的哲人的著作裏，也可以找出好多關於社會學的材料。

又如菩加達斯 E. S. Bogardus 在其所著社會思想史 *History of Social Thought*, 1922 且有專章敘述最早的社會與古代的東方的社會思想。這樣看起來，社會學的歷史，可以說是與人類思想史一樣的長久了。斯摩爾 Small 雖像我們上面所說，以為社會學的起源是在十九世紀的德國各種社會科學的著作中，而且在社會學與柏拉圖的共和國 *Sociology and Plato's Republic*,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I. xxx 一文裏，極力反對一般人之以社會學始於柏拉圖的主張，可是他在其所著的普通社會學 *General*

sociology(Chapter 4),又好像相信在某種意義上,社會學的歷史正與人類思想一樣的長久。布林克門 O. Brinkman 在其社會學 Versuch einer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 一書裏,以為在習慣上,人們要想明白孔德與斯賓塞爾的社會學的系統,總免不了要把社會學的歷史拉長起來。我們可以說,一般人相信社會學的歷史是與人類思想史一樣長久,也不過是這樣的拉長起來罷了。

七

在時間上看起來,上面所說的各種學說,都認為社會學的起源是在孔德之前,這就是說,社會學的歷史拉長了百數十年以至二千餘年。近來有些社會學家,却又反對此種見解,而認為社會學的起源是在孔德之後。耶路撒冷 Wilhelm Jerusalem 在其所著的社會學引言 Einführung in die Soziologie 1926裏,以為斯泰因 L. Stein 與孔德是社會學的創始者。他以為孔德所代表的社會學是實証的社會學,而斯泰因所代表的社會學是黑格兒主義的社會學。

他指出斯泰因並不受孔德的影響,然在斯氏一八五〇年所刊行的法國社會運動史,已覺得社會學應與政治學分開而成為一種獨立學科的必要。斯泰因以為社會各種運動如潮如湧的時代,我們對於社會的要素與現象應當有了客觀與真確的認識;他又分社會學為四部

分：一爲社會的概觀及其秩序，二爲社會歷史，三爲社會的法則，四爲社會改造。耶路撒冷以爲孔德雖給了社會學一個名稱以及他種貢獻，然而斯泰因却給了社會學以確定的範圍與明確的分類。

耶路撒冷這種見解並不一定是反對孔德爲社會學的創始者，可是他好像不承認孔德是唯一的社會學的鼻祖。我們知道斯泰因的著作的刊行是在孔德的實証哲學已完成之後，而且他對於法國的情形又很熟識。雖則他的思想重心是近於黑格兒的思想，然而他之所以覺得社會學應當成爲一種獨立學科，是否受過孔德的影響，還是疑問。而且斯泰因一八四二年所著的今日法國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Der Sozialismus und Kommunismus des heutigen Frankreichs* 以及一八五〇年的法國社會運動史 *Geschichte der Sozialen Bewegung in Frankreich von 1789 bis auf unsere Tage, 3 Bände*（按後者乃由前者擴大而來）也是以法國的社會思想與運動爲其研究對象。所以縱使斯泰因沒有受過孔德的影響，然而假使他對這個新的社會學科（社會學）的成立，有了不少的貢獻，那麼我們也可以說，這是與法國的社會思想與運動有了很大的關係。

歧丁斯教授在其所著的人類社會的理論的研究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Human Society* 1922 一書，以爲孔德只是預料社會學，他並不創造社會學。他以爲嚴格的說，最先的社會學的著作是斯賓塞爾在一八五〇年所發表的社會的靜態 *Social Statics* 一書。

他以為這本書可以與拍拉圖的共和國與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相比美。

這好像是說嚴格的社會學是始於斯賓塞爾了。我們知道斯賓塞爾的社會的靜態是他的第一部著作，這本書出版後，對於社會學上少有影響。其實在當時有些英國人簡直覺得斯賓塞爾這本書不應該發表。「社會的靜態」這個名詞，孔德在其實証哲學裏已經用過，而且社會的靜態的研究是孔德社會學的一個重要部分。斯賓塞爾雖屢次聲明他寫社會的靜態這本書時並沒有受過孔德的影響，然布利哲斯 J. H. Bridges 在孔德與斯賓塞爾的社會學一文 *Comte and Spencer on Sociology, in Illustrations of Positivism, 1907 Edited by E. S. Beesley* 對於這點已有微詞。不過就使我們相信一八五〇年以前的斯賓塞爾沒有受過孔德的影響，可是斯賓塞爾在寫社會的靜態時，也沒有意思去建立社會學。假使我們要說斯賓塞爾是社會學的創始者，我們以為應當是一八五九而特別是社會學的研究 *The Study of Sociology, 1872* 出版以後的斯賓塞爾，而不是寫社會的靜態的斯賓塞爾。不過自從一八五三年以後，斯賓塞爾對於孔德的社會學已有了相當的認識，而且受了孔德不少的影響，這一點斯賓塞爾自己也未嘗否認。

德國維色 L. V. Wiese 在一九二六年所出版的社會學的史畧與主要問題 *Soziologie: Geschichte und Hauptprobleme* 一書裏，以為社會學的來源，是千緒萬端，然而大體上，可分為下列三方面來說。

(一) 德國的浪漫派與德國的唯心學派。

(二) 孔德的哲學，而特別是他給了這門學問的名稱。

(三) 除了哲學以外，社會學是從其他的科學發展而來，而其最顯明的是生物學，歷史學與社會經濟學。

維色以爲關於人類社會關係的思想，發生很早，不過對於這種社會關係或是共同生活有了明確的認識，還是在十八至十九世紀之間。社會學是要在某種民族的文化發展到相當程度時，始能發生的，其來源是多方面，而非一方面的。維色以爲這不但是社會學的起源是如此，別的科學的起源也是如此。不過時間上的遲早，是隨着各人對於社會學的對象的解釋不同而定。

照維色的意見，從古代到十九世紀的期間，只能當做社會學的預備時期。在十七十八世紀之間，雖有不少學者於政治變遷與勢力之外，尙覺得有別種社會變化與勢力，可是思想的重心，還是在政治方面。這種以政治爲重心的思想，直到法國革命的時代，還是這樣。其實在這個時候，學術界所討論的問題，大致是關於憲法的問題，對於人類生活的互相關係以及社會的構造與動作，很少注意。

維色雖相信社會學與社會主義是不同的東西，然而照他看起來，這兩種東西也非完全沒有關係，而且兩者的發展是同時的。因爲經濟的變遷，人口的增加，都市的發達，而

特別因工業發展所引起的羣衆勞工階級等觀念，使人們對於一般普通社會的現象的互相影響，加以注意。然而維色好像並不如摩爾一樣以爲社會學的起源，是由社會主義而來。

維色雖然以爲社會學的來源可以在德國的浪漫學派與唯心論的哲學裏找出來，然他也承認這是並非沒有問題的。照他的見解，這兩種哲學，而特別是在舍林路 Schelling 與黑兒的哲學，比較上少受十九世紀的社會經濟的構造的影響。可是一方面他們反對十八世紀格的啓明時代的自由與革命思想，一方面用玄學的觀點來解釋社會。社會學家應當是一個實在論者，對於目的，絕對，神意等等觀念，不應當作社會學範圍以內的事。社會學者不能從黑格兒的哲學來解釋他們的問題，而只能從他們的思想裏找出哲學與社會學的不同界線。總之，也許哲學家可以把社會當作玄妙的東西看，可是社會學家，決不能懷着這樣的看法。

關於孔德，維色早已說過：「我覺得從現在的社會學看起來，孔德很難算作一個社會學家；今日的社會學之於孔德是很少有關係的。」（參看 Schmollers Jahrbuch 1920 S. 352）在社會學的史畧與主要問題裏，他又說：「我們只能當孔德作一個哲學家，不能當作社會學家。從他的哲學裏，我們不能找出什麼社會學來，因爲他實在是偏於歷史哲學方面。今日社會學之得力於孔德者，不外是他對於社會生活與心的進化的關係，有了科學的興趣而加以考究，然而這兩者的關係，也並非一種新的發見」。

維色以爲一位自稱爲社會學上的實在論者和經驗論者，對於孔德的實証主義，却不一定要維護。社會學者對於所謂實証主義或反實証主義，都只能持着中立的態度。

維色承認社會學的發生是得力於各種自然科學如生物學，以及各種社會科學，如歷史學，法律學，經濟學等等，然而他又好像覺得正是因爲社會學與這些學科有了關係，所以社會學與這些學科的範圍，往往也因之而不容易分開清楚。

維色以爲大體上說，社會學除了長期的預備時期外，從一八一〇至一八九〇，可以叫作第一時期；從一八九〇至現在，可以叫做第二個時期。在第一個時期裏，大家所注意的根本問題是：甚麼是社會？然而這個問題一發生，有了好多連帶問題也發生起來，這些問題，也許不一定是社會學的問題，而是普通社會學或社會哲學問題。因此，維色稱這個時期爲普通社會學的時期。所以維色以爲在德國的敦尼斯以前，在法國的塔特Tarde以前，在美國的斯摩爾與歧丁斯以前的社會學，都可以叫做社會學的預備時期。到了第二個時期裏，社會學始慢慢的成熟爲獨立科學，雖則第一第二的時期的劃分，是不大清楚的。

然而維色又說：

我們相信，社會學之成爲一種明確的獨立的社會學科，還是目下纔發生的。

維色心目中的社會學，主要是社會關係，或是關係學 *Beziehungslehre*。這種關係論，是由他而成立的。所以他好像以爲社會學之所以成爲嚴格的科學，還是始自他的關

係論。這也就正像他所說：「社會學之成爲一種明確的獨立的社會學科，還是目下纔發生的」。

這麼一來，不但是敦尼斯，塔特，斯摩爾，歧丁斯以前的社會學是社會學的預備時期，恐怕連了這些學者的社會學，也是社會學的預備時期了。

八

從上面看起來，關於社會學的起源的各種學說，差不多可以說是應有盡有了。從時代上看起來，有的以爲是在孔德以前，有的以爲在孔德以後，有的以爲在很古的時代，有的以爲最近才發生。從國別方面看起來，有的以爲在法國，有的以爲在英國，有的以爲在意國，在捷克。從思想的派別來看，有的以爲在唯心派，有的以爲在浪漫派，有的以爲在自然派 *Naturalism*。從人物方面來，看有的以爲始於孔德，有的以爲始於斯賓塞爾，有的以爲始於柏拉圖……

我們看了這麼多的關於社會學的起源的學說之後，免不得要問道：社會學的起源究竟在那裏？

這當然不是一個容易解答的問題。其最大原因，大概就是因爲大家對於社會學的對象，沒有根本相同的觀念，所以各人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每因各人對於社會學的對象的

意見不同而各異。

我們主要的目的，是想把各家對於這個問題的各種不同的意見，來作一個綜合的和系統的敘述，我們從社會學的發展，以及上面各家對於這個問題的解釋裏，大概可以得到下列幾種暗示。

(一)假使我們把社會學的原理來與一般普通或特殊的社會思想來混合爲一談，那末社會學的起源，可以說是和人類思想史一樣的長久。因爲人類社會，無論如何簡單，它總是與人類的歷史一樣的長久。我們所以說人是社會的動物，就是這個原故。然而人類既不只是社會的動物，而且是理性的動物——或有思想的動物，那麼人類對於社會生活，總免不得有了多少意見，這種意見，就是社會思想。

人類的智識與思想的發展，是有連續性的。二十世紀的智識與思想，是與十九世紀的智識與思想有了連帶的關係。十九世紀的智識與思想，又與十八世紀的智識與思想有了連帶的關係。如此類推以至於人類最初的智識思想，都有了連帶的關係。社會思想當然不能算作例外。

不過這麼一來，好多或是所有的科學與學問的起源，都可以這樣的看法，結果這個問題既用不着甚麼討論，也沒有甚麼可以討論的價值了。

(二)大體上，多數的學者以爲社會學是十九世紀上半葉的產兒，這是有相當理由

的。我們知道，無論在古代希臘的狹小城市國家之下，或在羅馬時代的軍政統治之下，無論在中世紀的神權教會之下，或在十七八世紀的帝王專制之下，各種社會生活，都不大容易發展，而社會問題，也比較的簡單。同時二千年來人類的思想，多偏在宗教與政治的紛爭的問題上，故對於社會的其他問題，與整個社會的現象，很少注意。可是十八世紀的末期以至十九世紀初葉的情形，却不同了，人們對於各種新興的工業集團，經濟社會，以及各種社會生活與問題，都不能漠然忽視。故無論為着研究實際情形而研究，或為着解決實際問題而研究整個社會現象，或部分的社會現象，在直接上，在間接上，對於社會學的發生與發展，都有了密切的關係。

此外，自然科學的發達之於社會學的發生，也有不少的關係。人們對於自然界有了相當了解之後，當然要進一步研究社會現象及其問題。在這一方面，生物學對於社會學的影響最為顯明，生物學家不但在研究個體的構造與功用上，給了早年的社會學家以不少暗示，而且在研究生物的團體生活方面，也給了社會學家以不少的貢獻。我們當然不要忘记，生物學有生物學的對象與範圍，社會學有社會學的對象與範圍，我們也許不能表同情於斯賓塞爾以及一般所謂生物學派的社會學，然而我們不能否認社會學的發生與發展，是受過生物學的影響的。

總而言之，新興社會的發展，與人類智識的發達，是社會學發生的重要因素。

(三) 孔德生在這種環境之下，而且深受了這種環境的薰染。他對於當時的社會實際情形，既很注意，他對於當時的人類智識的水準，又有相當的了解。實證哲學在某種意義上，可以叫做當時人類智識水準的綱要。他在這部書裏，一方面把以往的各種自然科學的成就，做一個總結，一方面要建立一種新的科學，這就是社會學。我們上面已經指出他寫這部書的最大目的，是建立社會學，所以他這部書的大部分篇幅，也是把來敘述社會學。我們也相信孔德所敘述的社會學，老早已有人研究，然而我們不能否認，除了給了這門新科學以一個名稱之外，正式宣佈這門學科為一種獨立的學科，却始自孔德。

我們也許否認孔德的社會學為「真正」的社會學，然而我們也不能否認孔德對於後來社會學的影響的勢力之大。英國自從斯賓塞爾以至霍布浩斯 Hobhouse，固受他的影響，美國自從華德以至歧丁斯也受他的影響，德國的社會學在歐戰以前，雖不很發達，然而無論是直接或間接上，舍夫雷 Schaeffle 以至敦尼斯 Tönnies 都受過他的影響。所以縱使我們以為孔德的社會學，不是像我們今日所認識的社會學，而非「純粹」的社會學，然而無論如何，孔德總可以叫作社會學的首創者。何況事實上，不但孔德的社會學與我們今日的社會學，有了不同之點，就是我們今日各國各家的社會學又何嘗不有各異之處？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之於今日的政治學，不同之處很多，然而今日的政治學者，却又不能說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不是「純粹」的政治學。同樣，亞當斯密斯的經濟學之於今日的政治經濟

學，也有了好多不同之處，然而今日的經濟學家也不能說亞當斯密斯的經濟學不是「純粹」的經濟學。

(四)我們這種理論，雖然比較同情於一般之以社會學始於孔德的主張，可是我們也要聲明，我們所謂社會學始於孔德，完全是注重在社會學的起源的形式或外表方面。這就是說；因為一來社會學 Sociologie 這個名詞是孔德發明的，二來孔德是有意的去建立這種學科，三來他對於後來社會學的發展的影響很大。除此以外，關於社會學的內容對象等問題，我們暫可以不必加以詳細的討論。不過我們在這裏，也不妨簡單的舉出數點，以爲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參考。

第一，在形式上或外表上，社會學雖由孔德宣佈而成爲一種獨立的學科，可是社會學給人們承認爲一種獨立學科而在學術界佔一相當位置，還是十九世紀晚年的事。這一點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不必多述，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實質上社會學的成立是在十九世紀的晚年。

第二，孔德在社會學的實質上貢獻並不大，他的著名的進步律以及好多重要思想，都不是他自己獨創的東西，而多是前人傳下的，這一點孔德自己也未嘗否認，這是閱了實證哲學而特別是裏面第四十七講的人，所最容易明白的。明白了這一點，我們並不否認在孔德以前的浪漫派，唯心派，自然派以至好多學者，對於社會學的發生與發展上，都有不

少的貢獻，不過這些人們，根本上還是哲學家，歷史家，政治家，經濟家，或是自然科學家，而非社會學家。

第三，孔德雖然有意去建立社會學，然而他對社會學之於社會科學 *Science Sociale* 與社會哲學 *Philosophie Sociale*，並不分開清楚。其實，實證哲學這個名稱，在某種意義上已有討論的必要。實證的 *Positive* 就是科學的 *Scientific*，而哲學 *Philosophie* 這個字通常是與科學相對峙的名詞。孔德的人類智識進步的三個階段是神學階段 *L'état théologique*，玄學階段 *L'état métaphysique*，與實證階段 *L'état positif*。玄學階段通常叫作哲學 *philosophique* 而與實證相異，然而孔德却把這兩個相對峙的名詞，聯在一起，這是很容易令人誤會的。此外，他對於社會學之於各種特殊的社會學科如政治學，經濟學等的對象的區別，也沒有給我們以明確的解答。

第四，孔德雖然承認在他的時代，社會學尚未達到實證的階段，然他心目中所要建立的社會學是實證的，或科學的社會學，從一方面看起來，這可以說是孔德自己也承認他自己的社會學不是純粹（科學）的社會學，然而從別方面看起來，我們也可以說社會學到了現在，還未曾達到實證的階段。其實，社會現象是否與自然現象同樣的可以用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而建設孔德所希望的實證的社會學，還是疑問。我們在這裏可以不必討論這個問題，我們所要申說的是這種實證的社會學，到了現在，還尚未發生。

嶺南大學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專刊乙集第二種

社會學的起源

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初版

著者 陳序經

出版者 嶺南大學西南社會經濟研究所

廣州河南康樂

印刷者 清華印書館

廣州惠愛東毓秀新街

定價